

文言文談略 譯成白話文

陳 香

有沒有將文言文譯成白話文的必要？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三言兩語難說得盡，亦不想在這裏長篇大論地討論。

平時，爲了鬆弛腦神經，我每每也參閱一些語譯的詩文；但可惜，始終很少碰到滿意的。或者由於自己的蒐藏有限，或者由於需索的期望太苛，所以每每招惹悵失：不是覺得有變質變態的缺憾，就是覺得有味同嚼蠟的感受。

文言文譯成白話文，其困難，實不稍亞於外國文譯成中文。甚至可能超而過之，因爲，外國文的翻譯，讀者不容易拿原文參照（或者是無參照的能力）；語譯文則恰恰相反，讀者隨時有拿原文複案的機會（甚至於懂得吹毛求疵）。有人將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全本翻譯成白話文，理由是，嫌蒲松齡的「遣詞用字太深」，「無法廣爲流行」，翻譯成白話文，始能「深入淺出」，「易於傳播」。

這顯然是似是而非的見解，無庸爭辯。尤其是對於將「聊齋志異」翻譯成白話文一事，更可以下此肯定的按語。因爲，「聊齋志異」的文詞結構既有點特殊，其字裏行間所夾帶或流露的暗喻明諷，的確也異常繁雜。「直譯」和「硬譯」已屬不易，「意譯」亦未必能够句句「傳神」，何況保留「韻味」？

我認爲這種做法（翻譯聊齋志異爲白話文），除了專打生意算盤，想藉「聊齋志異」在我國民間享譽幾百年的堅實路基，去拓關銷售的新途徑（對像當然全在青少年）而外，却毫無是處。從保存國粹的立場上

說來，則更難免要弄巧反拙，浪費精力、物力。

「聊齋志異」的「遣詞用字」，不但「練達」冠諸當時的一般筆記文學，而「優美」則至今仍堪稱為出類拔萃。把「練達」完全破壞了，將「優美」徹底湮滅了，還可算是蒲松齡獨步的「聊齋志異」？還有多少藝術價值可言？

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清代文名「響壓」蒲松齡的王士禎（漁洋），在「池北偶談」及「香祖筆記」中，就有十幾則與「聊齋志異」相同的記載（如：勞山道士、小獵犬、妾擊賊、邵士梅、林四娘、薛忠武、蔣虎臣、啖石、五穀大夫、心頭小人、地震等等）。現在，先隨便舉一則簡短的，來作個比較欣賞——

蒲松齡筆下的啖石：「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閨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後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見聊齋志異卷十五第四十二篇）

王士禎筆下的啖石：「仙人煮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家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見池北偶談卷下談異第三十六則）

且慢置評，再舉一則翻譯成白話文的，與後面兩則原文來作比較欣賞——

「白話聊齋」的五穀大夫，說：「山東河津縣的暢體元，字汝玉。做諸生的時候，夢見有人稱呼他『五穀大夫』，暗自歡喜，以為是一種吉祥的預兆。直到後來遭遇流寇的騷亂，被抓去，剝掉了身上的衣服，關閉在空房間裏，當時正是冬天，寒冷得很，忍耐不住，便在黑暗中隨便摸索，竟找到了幾張獸皮，覆蓋在身上，才沒有被凍死。到天亮的時候，看看獸皮，再數一數，却剛好是五張。於是，澹然笑出聲來，覺得這是神明有意在捉弄他。後來，以貢生的資格，出任陝西雒南縣的知縣。」

「聊齋志異」的五穀大夫，說：「河津暢體元，字子玉。為諸生

時，夢人呼爲五殺大夫，喜爲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多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己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池北偶談」的五殺大夫，說：「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爲五殺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爲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爲雒南知縣。」

經過兩番的比較欣賞，相信已不難多少體會出蒲松齡「遣詞用字」的精湛工力了；再看看「深入淺出」翻譯成的白話文，則似乎只能令人覺得拖泥帶水而已。

我贊成儘量翻譯文言文爲白話文，以便利閱讀能力尚淺的青年學生；但却認爲這種工作，往往會吃力不討好，而且極難做到「信」與「達」，何況希望其能移植原文的神髓或韻致？

有人翻譯「易經」中的「履霜堅冰至」，爲「足履踏着霜，就可知道堅冰的時候快到了」。語譯是否比原文明朗？不言誰都可喻。

有人翻譯「莊子」中的「哀莫大於心死」，爲「悲哀的事，沒有再比心死大了」。分明語譯猶較原文詰屈聱牙，也不達意。

有人翻譯「孟子」中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爲「富貴不能誘惑，貧賤不能轉移，威武不能屈服，這才叫做大丈夫」。其實，只見添了幾個字，不宜稱爲語譯。同時，解

釋「不能淫」爲「不能誘惑」，太欠缺高明；「移」字之上但加一個「轉」字，也太草率。

有人翻譯「詩經」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爲「高山，要瞻仰他的，羨慕德行，要效法切實做到他一樣」。這樣，反而不知所云，比原文更加玄奧。

有人翻譯「詩經」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爲「他山的石，可以攻出玉來」。這則連引喻都被曲解了，遑論含義？

有人翻譯「大學」中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爲「十隻眼睛看着你，十隻手指指着你，這樣嚴厲呀」。却委實笨得莫名其妙。「十目」、「十手」，只極言其多，何用如此着力去渲染？

有人翻譯「尚書」中的「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爲「行爲本乎德行，就會內心安逸，而且日更休美；行爲如果虛僞，就會內心煩勞，忙於掩飾，所以自然日拙了」。的確譯得既累贅又晦澀，且「休美」一詞，也的確下得太生硬。

有人翻譯「莊子」中的「嗜欲深者天機淺」，爲「嗜好慾望過深的人，是天機太淺了」。姑且不說「是」字用得是否妥當？此語關鍵盡在「天機」一詞，依樣畫畫葫蘆，那裏會「深入淺出」？

有人翻譯「論語」中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爲「國家有道的時候，高峻的言論和高峻的行爲；國家無道的時候，行爲要高峻，可是言論要卑順了」。把「危」字詮釋作「高峻」，難怪竟將理念連根拔除。「廣雅」說：「危，正也」。「危言」應該作爲「據理直言」詮釋；而「危行」則應該作爲「行動不必顧忌」詮釋。「孫（即遜）」字，也不可能翻譯作「卑順」，應該翻譯爲「遜避」才對。因爲，這段話的理念意旨，顯然在乎強調明哲以保身。

有人翻譯「老子」中的「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爲「研究學問，對於智識就會天天有進益；但是對於至純的素朴性的道理，就會一天天的損失。」真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至純的素朴性的道理」來翻譯「道」，不知何所根據？老子的意思是說：積聚典章法制以爲有爲之學，智能情欲好像一天天進步；但從求道上面看來，反而一天天退步，因爲，爲道的作用全在除情去妄、寡欲清心。

有人翻譯「禮記」中的「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爲「君子愛人以仁德，小人愛人以姑息」。語譯反而簡約於原文，僅淘汰去幾個虛字；惟語氣却跟着改變了。

有人翻譯「離騷」中的——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聖之所厚。」爲：

「委屈自己心意，抑制自己

意氣，

忍受利人尤怨，包容別人流

言；

雖清白而伏罪，雖正直而枉

死，

原是先聖先賢所甘心情願！

」

試反覆吟味一下，是原文還是所翻譯的白話文優美？

有人翻譯「滕王閣序」中的——

您不應該錯過的六本 各具特色的音樂叢書

二本有關音響的暢銷書：

Hi-Fi 高傳真音響系統

林宜勝譯 35元

再生音響

林宜勝譯 35元

已被大專音樂科系選為「配器法」教本及主要參考書的：

管弦樂工作者手冊

林光餘譯 40元

凡樂隊指揮、教師、演奏人員不可或缺的指南：

樂器指法手冊

張真光譯 40元

針對缺乏管弦樂器實際演奏經驗者編成的：

管弦樂器音域比較手冊

史惟亮編譯 55元

學習鋼琴的最佳教本：

鍵盤和聲初階

林順賢譯 40元

書評書目出版社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櫺外長江空自流。」爲：
「滕王閣，高高地立在江渚上；
在酒闌席散，佩玉鳴鸞聲中，罷歌舞。
朝看畫棟，好像飛南浦的浮雲；
暮收珠簾，宛如捲西山的細雨。
閒散的浮雲，映影深潭；
天上的白日，顧自悠游。
物換星移，經了幾度的春秋！
閣中的帝子，而今安在？
櫺外的長江，空自長流！」
試反覆朗誦一下，到底原文還是所譯成的白話文
讀得出聲而有韻味？
信手扯了以上這些實例，不是想揶揄翻譯文言文
爲白話文，而是專在證明工作非僅困難，而且可能吃
力不討好，徒勞無功——甚至於容易弄巧反拙，每每
會誤人子弟。